

一部好小说，写透佛道儒
真实度接近99%的东方玄学小说



为你揭露现代文明兴起后，隐伏民间的古中国文明。
在精彩畅快的故事里，带你领略中国传统地理（堪舆）、传统数学（术数）、
传统保健（坐忘）、传统天文（观星）等正本清源的神秘智慧。

徐公子胜治 ●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陆
心
陨
叶
落
卷

徐公子胜治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游.6 / 徐公子胜治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4
ISBN 978-7-5113-3466-4

I. ①神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8676号

神 游.6

著 者: 徐公子胜治

出版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付改兰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×990mm 1/16 印张: 18.5 字数: 352千字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3466-4

定 价: 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行部: (010) 82068999 传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风君子的术 / 001

风君子玩来玩去，玩的还是《鬼谷子》中的“飞箝之术”。先当众对海南派做一番打压，紧接着反弹而上又将七叶捧到最高处。当某人站在最高处时，有很多东西将再也无法掩饰，不得不露出所有的锋芒，锋芒之下的缺陷也会暴露出来，反倒更容易被钳制。当然与七叶这种高人玩这个，要么你躲在他身边的暗处，要么你本身就比他高明。风君子这么做，等于把自己也推到了不可闪避之处，不过以他的性情我并不意外，忘情宫外的所为足以证明他的行事风格。

第二章 三山论道 / 043

七叶刚刚一愣神间就发现情况不对，自己在半空中被七彩光芒包围了。原来刚才那一下，他只打碎了那团黑云，带着七彩光芒的“阳神”却是自己散开的。然后散碎的黑色云雾又在四周凝聚成形，成了断续相连的几十团云朵，每团黑云上都站着一个“风君子”，将七叶包围在中间。我一眼数过去，风君子总共化出了二十五个分身！

在此之前的七叶，无论风君子显示多么神妙的道法，他都面不改色，一脸冷峻的表情。然而此时他的神情变了，语调也变了，用带着滚回音的低沉之声惊问道：“化身五五？”

第三章 仙人不留神 / 081

风君子摇头道：“炼丹峰的山神我可不敢封，我封了她做一类草木之神，就是仙人不留神。”

这个名字很古怪，应该是“仙人不留——神”，但乍听上去总能让人误会为“仙人——不留神”，风君子一不留神就封了果果为神。

第四章 非人无梦 / 115

紫英将头伏在我的胸前，就像受了什么委屈似的答道：“我不会做梦。”

“什么？你不会做梦！”

紫英道：“这是天生的，我本不是人，从来就不会做梦。”

第五章 天人五衰 / 149

风君子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了一段话：“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，庙里有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。有一天，老和尚对小和尚说，我讲个故事给你听。你知道天人之帝——帝释天，五衰落入轮回之后是什么下场吗？”

七叶道：“我对和尚的故事不感兴趣，我也不入轮回。”

风君子自言自语道：“是一头驴子。”

第六章 借江山一用 / 185

如果换一种情况，看见他现在这样会把我笑翻在地。风君子赤身裸体站在旷野之中，小腿齐膝盖以下没入泥土。显然他是挖了一个坑，然后自己站进去，又像种树那样将自己种在里面。

“石野，你看我生根发芽了吗？”

第七章 忘情入世 / 211

人的记忆是很奇怪的。有科学家说人的大脑能够记住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件事，就是常常想不起来。也有心理学家说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，人们往往会记住愿意记起的事情而忘记不喜欢的回忆。总之我们信以为真的记忆会欺骗自己，我们回忆中的事实未必就是真正的事实，这一点在很多名人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痕迹。风君子忘记了修行事，却在回忆中自动填补了空白，自己为自己编织出一段完整的人生经历。

第八章 暗算行动 / 253

血肉之躯再强悍，也不可能在二百米距离内去硬扛步枪子弹，其实这个距离穿一般的防弹衣都统统没有作用。泽仁用御器之法勉强定住一枚子弹，同时催动金乌玄木剑替百合挡住了另一枚子弹。他的反应已经算极快了，可能早就有准备，但也没想到潜伏者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么直截了当用暗杀手段。要知道，这里离闹市仅隔两条街！

第一章 风君子的术

镜中那一个，此生可曾识

题记：一个人，在人世中，是怎样的一个人？这句话听上去有点拗口。那就换一种说法，石野是怎样一个人？如果你一路阅读下来只看石野的自述文字，自会有一种确定结论。但换一个角度，站在书中完全旁观者的立场，站在“天下世人”而不是“石野自我”的角度，结论是完全不同的。其实每个人在现实中几乎都是如此，世上有两个某某。那么，哪一个是真的呢？

风君子竟然要我在善结大会这样的场合去踢海南派的场子！我还没说话，尚云飞吓了一跳，说：“风君子你怎能如此胡闹？海南派掌门七叶声望正隆，这里又是天下修行人结善的祥和盛会，你不该找海南派的麻烦。”

风君子冷笑道：“我只知‘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’。那七叶与他的某些门下并非善类，我当然不能容人结恶。再说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今天又不是我去砸七叶的场子，是石野去。”

尚云飞道：“那你更不该以前辈的身份教唆他人。”

七心插话道：“云飞小师叔有所不知，十日前海南派弟子在芜城闹市中行止不端，到现在也不见海南派有人登门道歉并通报如何处置此事。石真人是应该找七叶理论理论，将此事问个明白。”然后她将十天前发生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。

尚云飞闻言默然片刻才说道：“把话问明白也好，但也不必在这种场合把事情闹大。”

风君子道：“你就算不清楚七叶与石野的关系，也应该听说过一些，私下里七叶与石野之间根本没有讲理的可能，只有当着众人之面才有可能。你还是不要和石野站在一起，免得他人又误会广教寺大师给石野撑腰，快到一边找个好位置等着看戏吧！”

他们争论时，我一直没说话，我在想一个问题——风君子为什么要我在善结大会这种场合去做看上去很不合适的事情？看了周围一眼，我突然想明白了一点，私下的场合，我找不了七叶的麻烦。在别处遇见，他不会给我讲理的机会，会直接翻脸动手，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但是今天在正一三山中，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出手伤人，只有站出来和我讲道理与戒律。

尚云飞见我不上说话也不好再劝，一跺脚真的走了。七心又问风君子：“公子，你为什么不等两天后的演法大会，天下修行人都肃容端坐的时候，再亲自过问此事呢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那种庄严场合不该扫兴，因小事破坏大气氛，口角之斗就应在闹市中。再说我知道七叶想在演法大会上干什么，提前给他一巴掌，让他到时候不好再神气活现装天下表率谈戒律如何。不要以为只有败类才有心机，我等向善之人也不应迂腐。”

此时我终于开口：“踢七叶的场子，我一点意见没有，你想要我怎么踢？这种事我没经验，要知道我从小就是个老实孩子。”

七心也说：“石野真人性情温和恭谨，恐不擅长过激的放纵行止。”

“温和恭谨？”风君子突然很古怪地笑了，“我们认识石野，了解他是什么人。可天下人眼中的石野并非你我面前的这个石野。芜城石小真人风流无忌、狂放不羁、从容善断、杀伐果决，这些你没有听说吗？这样一个石野，遇到十天前的事，今日不砸了海南派的场子那才叫怪事！如果和和气气上门，别人反倒认为石野理亏。”

风流无忌、狂放不羁、从容善断、杀伐果决——风君子用这十六个字来形容我。如果是熟悉亲近的人不会这么说我，但这的确确实是天下修行人对我的评语。我第一次“出名”是大闹齐云观，后来又因为与七叶“争夺”一名妖女名扬四方。和七叶这种敢背叛师门的绝顶高手抢女人，听上去就是好色不要命的意，何况还是曾挑起终南派事端的妖女，说我“风流无忌”还算好听的。

我在忘情宫之会上公然与韩紫英携手同行，更坐实了“狂放不羁”之名。后来天下高人公推我为那次大会的仲裁，我的言行举止也称得上“从容善断”。更主要的是我在十天十夜之内万里追杀付接，终于手刃此恶，三道江湖令已将我的“事迹”传遍天下。在“从容善断”之后再加“杀伐果决”四个字

也是顺理成章。

靠！我真是这样的人吗？我可以认为我不是，但我却不能说我不是。天下人给我如此评语不是毫无根据的，甚至相当公平中肯。也许，以前的我并不真正了解自己，有时候旁观者的眼睛看得更清楚。此时我的脑海中有一丝光亮闪过，想抓却没有抓住，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解答，却又想不清是什么问题。我非常不应该地在这个时候愣住了。

然而风君子却没有管我，接着对七心说：“托你办件事，你把这些东西送回去，再把七情钟取来，我有用处。”

七心虽然还有疑问，但风君子让她办的事，她是不会推辞的，转身走了。打发走七心，风君子歪头看着我说：“你还在发愣？嗯，心境快到了。”

“什么心境快到了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四门十二重楼丹道中‘婴儿’的心境快到了。”

“明明在说砸场子，怎么又谈起了丹道修行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你我这样的人，怎会随便做无意义的事情？这些以后再说，你想好怎么办了吗？”

“我只有一个问题，你出不出面？”

风君子的眼神意味深长，说：“你杀了付接之后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。你在我面前束手束脚，不敢擅断，可一个人的时候，事情往往办得很漂亮。也许我在场给你无形的牵制太多，今天我就放手让你作为，你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不必问我——就当我不在！”

“你也要找个好座位去看戏？就不怕我搞不定七叶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我放心得很，这里是守正的地盘，你不会吃亏的。知道宇文树为什么会找你商量正一三山会上的事吗？一方面是你杀了付接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你与守正的关系。”

“哼！你们都是高人。说吧，想要什么效果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让他下不了台就行，有冲突更好！你做的事只要符合天下人对你的评价就不会损伤分毫，而七叶已经声名鼎盛，不能有失。总之要让他不好意思在两天后的演法大会上代表修行人谈什么戒律。知道我这几天在看什么书吗？《鬼谷子》中的飞箝之术！”

“哦？有空我也看看。现在可以动手了吗？”

风君子道：“你等等，我敲锣之后你再唱戏。一会儿七情钟响，满山安静的时候，你就开唱吧……”

七心拿来了七情钟，又被风君子拉到远处地势较高的一处草坡上并肩坐下，看他俩就像在聊天谈心，把玩着七情钟。突然，山谷中所有人都听见了一声金钟鸣响，这是七情合击中的“惊”音。

钟声并不伤人，却震动神识，一刹那人声熙攘的山谷安静下来。七心解释道：“诸位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……”

她的话音未落，我趁着满山安静的机会大喝一声：“海南派的败类，给我滚出来！”

这片山谷被三座高峰包围，我中气十足的一嗓子，四面传来阵阵回音。所有人都知道有人在找海南派的麻烦了，纷纷向此处围拢过来。海南派的人当然也听清了，居然有人敢在善结大会上挑衅！立刻就有五六个弟子走了出来，有人喝道：“谁喊海南派的败类？”

“我喊海南派的败类！你就是败类吗？怎么出来了？”

这一问一答传开，旁观者居然发出笑声。那个问话的脸上挂不住了，冲到近前骂道：“你小子是谁，敢在善结大会上撒野？”

“我姓石，就叫野！海南派有败类在芜城作恶，我就敢在善结大会上算账！这里是善结大会，又不是恶结大会，这种人混进来，我岂能容忍？”

海南弟子中有稳重的想把话问清楚，但没拉住两个冲动的同门。两个不太清醒的弟子大概是没听清我是谁，一左一右上来就要封我的衣领。紧接着“呼呼”两道风声，两团人影就飞了出去。一团人影砸翻了海南派的摊位，九孔响天螺撒落一地；另一团人影撞倒了竹棚的一根支柱，凉棚立刻塌了半边。人群哗啦闪开一片空地，海南派众弟子一下子都冲了出来。

我本没想出手伤人，但不承想一言不合还真有先上来动手的。这两个海南弟子连法器都不掏就用手抓我，当是街头斗殴吗？我把他们扔出去了，力道掌握得很巧妙，没有伤人却用他们的身体砸翻了海南派的摊位。不就是砸场子吗？我一上来还真砸了。

某门派在善结大会上的摊位竟然被修行同道给砸了！这是千年以来闻所未闻之事，也是这一门派的奇耻大辱！海南派众弟子不约而同亮出法器，眼看争斗就要升级。此时周围此起彼伏传来“住手”的声音，有不少人出声阻止。这里毕竟是善结大会，各门各派的高人不能眼见发生群殴事件，很多围观者都要上前劝阻。

然而想劝架的人还没动，眼前一花，场中突然出现了两个人拦在我和海南弟子中间。一银袍青年男子对海南弟子喝道：“休得无礼，收起法器退后！”一白发道人对我喝道：“石野，不要乱来！”

海南派掌门七叶与大会主人守正真人第一时间赶到了。我刚才那一声大喝就把他们惊动了，他们来得虽快，但我已经把海南派的场子给砸了。旁观者见这两位出现，又都不说话了，纷纷等看究竟。

守正真人面色微怒道：“石野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”

我先施一礼，然后指着七叶道：“禀守正前辈，此事您应该问问海南派

的七叶大掌门，他纵容门下弟子都干了什么？”

守正真人转身问七叶道：“海南掌门，你也说说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七叶也向守正施了一礼，然后对我道：“刚才听闻石小真人呼喊海南败类，我立刻赶来。没想到石道友毁我善结法场，又出手伤我海南弟子。不知海南派有何得罪之处，就算七叶门下招呼不周，道友也不该在正一三山会上如此妄为。难道石小真人不把天下同道与正一门长者放在眼里？”

难得七叶在这种场合还把话说得如此得体，彬彬有礼中还有咄咄逼人的气势。只是看他的脸色，已经阴沉无比，显然是心中怒极又不好当众发作。

他发不发火，我才不管。我冷冷一笑道：“七叶掌门好反应，我呼喊海南败类，你立刻就到！”

他和刚才那位弟子犯了同一个语病，就是答话时自认败类。周围又有好事者笑，七叶眉头一竖，守正真人喝道：“石野，你好好说话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今天一定要当众解释清楚，给海南派与天下同道一个交代。”

我身后有个女子的声音传来：“七叶掌门好口才，众目睽睽之下还能倒打一耙。刚才分明是海南弟子目无尊长出手在先，石野已报出身份且并未动手，你门下两人上前欲伤人被挡回。七叶掌门你仔细看看，他们并未受伤，以石野的修为要取那两人性命也是易如反掌，如此已算手下留情。至于凉棚竹案翻倒，也是你门下弟子自己撞的！在场这么多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又何来毁法场、伤弟子之说？”

随着话音，紫英已经走来与我并肩而立。同时柳依依也从人群中钻出来跑到我身边抓住我一只袖子，不管旁人只问我：“哥哥，有人欺负你吗？我来帮你！”这两位听见我在这里闹事也丢下茶棚赶了过来。

紫英伶牙俐齿，而七叶看见她连瞳孔都收缩了，咬牙说了半句：“妖女，你——”

紫英面色微寒，说：“七叶，你终于亲口叫我妖女了！”

守正真人皱着眉头没理会这两人的言外之意，而是对一名旁观者问道：“泽净，你刚才就在这里，这位韩道友所言可是实情？”

我也小声对柳依依说：“这里不用你帮忙，你在一边看着就行，我找欺负果果的海南败类算账。”

那边名叫泽净的小道童答道：“启禀祖师爷，她说的差不多是实话。方才石真人呼喊海南派败类，海南弟子上前喝问他是谁，石真人报出名号，并斥责海南派败类在芜城作恶。那边两位师兄就冲上去对石真人动手，结果……结果就被扔出去了。当时有不少人围观，大家都看见了，只是不知道石真人为何……”

守正打断他的话道：“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和锋！”

守正真人突然喊他的徒弟和锋，和锋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朝我和七叶都扫了一眼，目光很凌厉。他向守正拱手道：“师父，您老人家有何吩咐？”

守正道：“本次三山大会的事务由你主持，我也命你四处遣弟子维持众人秩序，勿起纷争，结果还是出了这样的事！是不是无事日久，你也倦怠了？”

守正真人先不责问我与海南派，而是将自家看场子的大弟子和锋训斥了一顿。那和锋真人如今在修行界也是响当当的前辈高人，可是在守正面前也只能低头听训，想想他也冤枉——谁能想到我会在善结大会上公然闹事呢？此地秩序其实是不用维持的。

旁观者有人小声问同伴：“我听说石野不是守正真人的门外传人吗？怎么专找正一门的麻烦？去年大闹齐云观，今年又闹到三山会上来了。”

有同伴答道：“这次不是找正一门的麻烦，分明是和海南派与七叶过不去，海南派这回脸可丢大了！肯定是有什么事撞到石野手里了，否则好好的谁也不会善结大会上发这么大的火。这位小爷可不好惹，你没听说过他的事情吗？”

又有人接话：“他的事我都听说过，他身边站着的不就是妖女韩紫英吗？好个水嫩嫩的大美人，我看着都眼热，真佩服石小真人！该不会又是因为妖女争风吧？那七叶就太没意思了。你看和锋真人平时神仙一样的人物，现在居然低头挨骂，唉！”

众人小声议论纷纷，听在和锋耳中不知做何感想。他仍然躬身回话：“师尊指教得极是，此地纷争失控是弟子之责，请师尊处罚和锋。”闹事的还没问罪，无辜的和锋先自请受罚，我与七叶不得不说话了。

七叶道：“我约束门下不严，前辈岂能责怪和锋真人？若真要罚，那就罚七叶好了，我只是想问石真人为何大动肝火。”

我也说道：“事情因我而起，与和锋师兄毫无关系。今天破坏了善结大会的气氛，过后自会请前辈与天下同道降罪。只是海南派的败类确实可恨，我一定要把他们当众揪出来。”

七叶听我这么说，终于怒道：“石野！你一口一个海南派败类，今天如果不把话说清楚，就算守正前辈要追究，我七叶也不会轻易罢手。”

“你们先住口！”守正终于沉下脸来，“不必口舌相斗，自会给你们说话的机会。和锋，既然此间秩序由你负责护持，他们的事就由你来问吧，了结之后你再领罚。记住，不可偏私！”

守正先呵斥和锋，本想让我与七叶能够找个台阶将事态缓和，不料我言语相激之下七叶也没压住火。他干脆不直接过问了，将事情交给和锋，也是让和锋找回刚才的面子。和锋真人一向以铁面无私著称，让他来处置，有错的一方肯定讨不了好，何况今天他也被连累挨骂了。有好事者兴奋起来，瞪大眼睛

看和锋如何处置。

守正真人退到一旁，留下和锋一人站在我与七叶之间。和锋抬首，面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转身对七叶道：“海南掌门，你门中之事本来我不该过问。但今日在正一三山会上的事端又牵扯他人，和锋不得不追究！你会有什么意见吧？”

七叶道：“是非自有和锋师伯公断，七叶相信师伯公正无私。”

和锋道：“那好，先处置已明之事。你门下两位弟子目无尊长，出手欲攻击石真人，此事众人所见已无异议。请问欺辱尊长按你海南门规如何处置？我知道你门派新立，先问一声有没有来得及制定这样的门规？”

七叶道：“我门派新立，尚未制定新规细则，约束门人暂时沿用玄冥派旧规。我正想待到正一三山会上，向天下高人讨教立新规之事。”

我在后面冷笑一声，说：“立新派依旧规，纵弟子行故恶。你与抱椿又有何区别？”

和锋头也不回说了一句：“石师弟，还没有轮到问你话，请你暂且安静。”

我闭了嘴。场边又有一人开口：“七叶，你出自终南，又在宗门大会上自认终南辈分，今日之事可参照终南派门规处置。”说话的是一位布衣长者，正是七叶在终南派时的传法恩师登闻。

七叶向登闻施了一礼道：“登闻师父指点得是，参照终南门规处置也无不可，全凭和锋师伯做主。”

和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做主决断了！按玄冥派旧规‘禁受’一年，参终南派门规‘磨心’一年。在善结大会上无礼当重罚，双规并用，既禁受一年，也磨心一年。”和锋真人在正一门执掌戒律，对天下各大派的门规也是了如指掌，一开口毫不留情，两派门规都用上了，同时处罚！

所谓“禁受”就是指师父暂不传授弟子更高一步的道法，比如风君子如果一年之内不教我“婴儿”的心法与口诀就是禁受一年。

所谓“磨心”指的是罚弟子去做一件日常的事情，或耕园或洒扫，总之日日不断并有考核标准，以磨去戾气、修养心性。此规多见于佛家门派，然而终南派中也有。

刚才被我扔出去的两个人没有受伤，已经抱着胳膊站起来了，也知道自己一时冲动惹错了人，躲在后面没敢吱声，现在听和锋开口处罚，竟然同时用两派门规，上前一步单膝跪地道：“我等应当领罚，可是和锋真人为什么一错要罚我们两次？”

七叶呵斥一声，说：“你们还好意思说话！那石小真人是随便就能招惹的吗？”

和锋摆手道：“七叶掌门勿怒，他们也有申诉之权。我确实同时罚了你

们两派门规，但你们不冤！这样的行止在别处已是不该，更何况是在正一三山善结大会上？我辈修行悟道之人，神通在身岂能随意行那殴斗之事？禁受、磨心都恰如其分。幸亏念在后果不重，否则你们在善结大会上伤人，我可依正一门规处置，那要严厉多了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

有一人没说话，另一人道：“晚辈海南弟子祁祝连，和锋前辈公断当然不敢有异。但我当时是见石野前辈无端恶言挑衅，一时冲动才举止失措。罚晚辈是应当的，但石野作为前辈行止不尊也请和锋真人还海南派一个公道。”

和锋点头道：“你的错是你的错，如果石野有错我也不会徇私，这你放心好了。处理完你们，我自会去问石野。七叶掌门，我的处断已决，却不能越俎代庖。他们是海南派门下，具体如何处置还请七叶掌门决定，请你当众下令吧！”

和锋真人冷面刚直果然名不虚传，一点情面不留就要七叶当众下令。七叶咬牙瞪了我与紫英一眼，目光中几乎要喷出火来。他回身对海南众弟子高声道：“玉杖、祁祝连欺辱尊长，搅乱善结大会。罚玉杖在琼崖后山石坪上开凿深三尺、方十丈莲池，罚祁祝连每日取琼崖绝壁下冷泉水注满莲池。一年之内或莲池未成，二人不得受闻更深道法。”

玉杖、祁祝连顿首领命。和锋真人说：“七叶掌门处置十分得宜。你们二位也要知道，修行之罚并非全然是祸责，也是机缘。希望你们能善用此机。”

和锋说完转身面向我，面无表情地问道：“芜城石小真人，现在轮到你了！你是未立宗门的江湖散人，今日若在正一三山中犯过，我就以天下共戒与正一门的门规来断。不知你可有异议？”

终于轮到我了，我早就等着呢，浅笑道：“我听和锋师兄的，一点意见也没有！我不像某些人物，立门不立规，搞得左也不是、右也不是，门下弟子都跟着误入歧途。”

七叶手指着我对和锋说：“师伯您听听，石野分明一直在以言语挑衅！我门下弟子就是中了他的圈套才会犯错受罚！此人心机实在太损。”

和锋也皱眉道：“若海南门下平时善劝弟子，也不会在善结大会上被人挑起事来。石野，今日你多次在言语之中斥责海南弟子行为不端，究竟为何？”

“海南弟子的确行为不端缺乏约束，师兄刚才不是也看见了吗？”

和锋道：“刚才处置之事是在你呼喝海南败类之后才引起的事端。你今日若是无理取闹，其错恐怕要比玉杖、祁祝连两人重得多。”

“我怎会无事上门生非！请问七叶掌门，你海南派可有一名护法名叫宝杖？把他叫出来一问，大家自然明白。”闲扯了半天终于说到正题了，和锋真人真有耐心。

七叶微一犹豫，语气很硬地道：“我海南门下岂是你呼来喝去，他与你

有什么私怨尽管说就是！”

和锋却没管我们斗口，一指人群，冷冰冰地说了一句：“宝杖，你出来！”

宝杖原是玄冥派抱樾老人门下，如今改投七叶的海南派，和锋真人认识他。他正挤在人群中看热闹，突然听见我说他的名字，然后就被眼神锐利的和锋真人指了出来，不得不硬着头皮走到场中给七叶与和锋施礼。他看上去有三十来岁，个头中等，五官还算端正，但此时此地我看见此人总感觉他有几分猥琐，目光也闪烁游移不定。

七叶语气平淡地说道：“宝杖，你与石真人何时结怨？尽管从实说来。天下高人在此，相信不会曲解事实。”

宝杖倒也乖巧，说：“回禀掌门与和锋前辈，我与石小真人素不相识，刚刚才是第一次见面。石小真人该不会是认错人了吧？”

此言一出，周围立刻传来一片议论之声。和锋也用疑惑不解的语气问我：“石师弟，你认识此人吗？”

我坦然答道：“我不认识，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败类。你就是海南派护法宝杖？海南派可是只有你一个宝杖？”

宝杖脸色一沉，说：“石小真人何出恶言？不错，我就是海南派护法弟子宝杖！海南派也没有第二个……”

“你欺负人，不要脸！”场中突然传出少女清脆的娇斥声，是一直站在我身边没有说话的柳依依。她不仅开口，而且动手了！这出乎所有人也包括我的意料！

只见柳依依俏脸如霜，一挥衣袖，半空中非常诡异地出现一片银色光芒。这银光点点如一群在花丛中旋转飞舞的明媚蝴蝶，向宝杖席卷而去！

在野称妖异，临朝呼仙尊

柳依依为什么会出手？她动手之后我才反应过来——因为我。太久以来我只是把她当作心思纯净的少女，已经不太在意她有“他心通”的神通。她有窥知人心的能力，虽然不能知道别人具体的思维过程，却能准确地感应到他人内心活动的情绪变化。我与她之间，有时候不需要言语交流。

我看见宝杖答话时的嘴脸，心中陡然升起一股怒气，就有揍他脸的冲动。柳依依也听说过他的名字，知道他就是欺负果果的坏蛋，“见”我有出手

教训人的意思，便毫不犹豫地替我出手了。如此单纯直接的人，在场的也只有她一个，她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！我会考虑场合地点，会顾虑七叶、和锋以及围观的众人，想都不用想也不会真动手。而柳依依根本不会想这些，我一念刚起，她想都不想就攻向宝杖。

我从未亲眼见过柳依依与人动手斗法，甚至想象不出那会是什么样子。今天看见了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因为她的法术太厉害了！七叶、和锋两大高人同时出手都没有完全挡下来。

她的法器“思月蝶”为万载沉银魄与阴神之身一体炼化，在有形与无形之间，共十八枚，发出之后九虚九实。她不必像常人那样祭出法器，站着动也不动，只是一挥手，满空银光凭空出现了。妙曼无比不带一丝人间烟火气，让人防不胜防。

和锋真人反应极快，抢在七叶之前原地急旋，道袍飞舞中发出一片青光将宝杖、七叶与他自己都笼罩其中。一群银蝶似被这盘旋的青光“吹”开，在空中围绕不能飞近，而另一群银蝶倏然间就无声无息地钻入地下不见了。

与此同时七叶叫了一声“不好”，抬脚重重地一跺地面，周围的人感觉到整个山谷都轻轻一颤。场中有一片银芒飞出，几乎都是从宝杖的脚下不远的地面钻出来的。银芒仿佛被一种力量相逼，急速地飞射到青色光幕之外。七叶虽然也及时出手，但还是没有为宝杖逼开所有的银芒——太快，距离也太近了！有两道银芒在空中飞去时折了一个弯，一左一右打在宝杖的脸上，穿颊而过却没有留下伤痕。

宝杖只觉得脸颊一凉，然后全身一片阴寒，掩面发出一声惨叫，双膝发软跪倒在地。紧接着一切风平浪静，因为我大叫了一声：“柳依依住手！”

其实不用我喊出来，柳依依也知道我让她收手。她一招素手，漫天银芒又在一瞬间消失不见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这个少女仍然一副柔弱可怜的样子站在我身边，我赶紧一把将她拉到身后挡住，紫英也上前一步护在身旁。

所有人突然间很奇异地安静下来，似乎还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幕。和锋收了法术一脸震惊地看着我们三人，七叶愕然地看着面朝我跪下的宝杖。过了片刻，似乎旁观者才反应过来，发出一片嘈杂的议论之声——

“看见没，那不是绿雪茗间卖茶的柳姑娘吗？好凌厉的法术，连破和锋、七叶两大高人的防护伤人！她是什么来历？”“不清楚，我只知道绿雪茗间是石野开的，柳姑娘应该是石野身边的人。这石小真人可真是了不得！”“你看石野身边的两个女子，一个秀美一个妖媚，石野大小通吃真是艳福无边！我若是他，我也不会出家当道士。”

也有往歪处猜测的——